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凡尔纳
正和 晓青 编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国家海洋出版社

海底两万里

（法）儒勒·凡尔纳

（中）魏金枝 译

世界科幻名著精华

海底两万里

(法国)儒勒·凡尔纳

汕头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自人类降临到这个世界以来,人们就借助幻想这一精神活动去了解、去征服这个万千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幻想一旦与科学联姻,其力量、其魅力则更加令人神思飞驰,遐想联翩。在科幻小说这一自由王国中,人们尽可以尽情地去太空览胜,去海底寻觅;可以无畏地去战胜来自外部世界无法抗衡的力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去排解现实生活中无法抵御的天敌带给人类的无尽烦恼。走进科幻小说的世界,可以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和智慧的熏陶。

科幻小说是那些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想象能力的作家,借助他们的生花妙笔,把奇妙的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把人们对无垠太空的神秘向往和对汪洋大海的好奇心理给予了极大的满足,同时,它又激发了人们掌握科学知识的巨大热情。

科幻小说还是人类科学发展史许多成功例证的超前预示。美国航天局 1955 年发布将花费巨资用火箭发射航天器到月球的构想,就是源自于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的故事情节;而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曼所驾驶的阿波罗八号和 1869 年凡尔纳笔下的巴比康的火炮抛射体一样,也是从佛罗里达出发,两者重量相同,飞行高度一样,甚至恰恰落在太平洋上离小说所确定的地点 4 公里处。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说明了科幻小说积蓄了丰厚的科学底蕴。

正是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世界科幻名著精华》。本套书共分 10 册,荟集了两百多年来优秀科幻小说 18 部,约计 100 多万字。每册均插有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喜爱的卡通图数张,图文并茂,更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加深对科幻小说的直观理解。所搜集的 18 部小说中既有人们所熟知的、被人们盛誉为“科幻小说之父”的凡尔纳的优秀作品,又有和凡尔纳比肩而立的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轰动性作品。相信读者能在这有限的读物中领略科幻小说中神奇的想象才能和缜密的科学推论,更相信读者在掩卷之余会萌发出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倘能如此,则我们心慰矣!

编 者

目 录

1	海底两万里
	(法)儒勒·凡尔纳
3	海上怪物
14	囚入潜艇
32	神奇的船
39	海底狩猎
51	意外触礁
61	水下葬礼
77	采珠人
86	黑色长廊
97	沉没的大陆
106	恐怖的水晶宫
120	逃出生天

海底两万里

(法国) 儒勒·凡尔纳



海上怪物

1866年在海上发生了一件离奇而神秘的怪事。当时引起了沿海居民和世界舆论的震惊和关注。

好些大船在海上碰见了一个庞然大物，它形如纺锤，亮如闪电，行如疾风。关于这个怪物的出现，许多航海日志都有记载，但大多数生物学家并不承认有这样一种怪物存在。

然而，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布纳希汽船公司的喜金孙总督号，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5英里，确实碰见了这个游动的巨大物体。巴克船长起初还以为是暗礁，他正要测定它的位置的时候，这个不可解释的物体突然喷出两道水柱，哗的一声射到空中150英尺的高度。

同年7月23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船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哥郎号，在相距700里的太平洋上也碰到这样的事。由此可知，这个奇特的鲸鱼类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

此后，接连不断地传来同样的消息，这一切在当时的确曾经轰动一时。但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就不同，它们对这事非常关心，甚至在学术团体里和科学报刊中产生了相信派和怀疑派，这两派人无休止地争论着“怪物问题”。

要不是1867年4月发生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关于这个海上怪物的种种议论或许会销声匿迹。

那是4月13日，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英国著名的苟纳尔邮船公司的一艘汽船——斯各脱亚号，在西经15度12

分、北纬 25 度 37 分的海面上正常行驶着。下午 4 点 17 分,在船尾、左舷机轮后面一点,突然发生了轻微的撞击。要不是管船舱的人员跑到甲板上来喊:“船要沉了!船要沉了!”也许船上的人谁也不会在意。

安德生船长立即跑到舱底下去。他查出第 5 间舱被海水浸入了,海水浸入十分快,证明漏洞相当大。他吩咐马上停船,并且命令一个潜水员下水检查船身的损坏情形。一会儿,他知道船底有一个长两米的大洞。当时船离克利亚岬还有 300 海里,等船驶进公司的码头,已经耽误了 3 天。

斯各脱亚号被架了起来,工程师们开始检查。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情形连自己也不能相信。在船身吃水线下两米半的地方,露出一个很规则的等边三角形的缺口。铁皮上的伤痕十分整齐,就是钻孔机也不能凿得这么准确。弄成这个裂口的锐利器械一定不是用普通的钢铁制的,因为,这家伙以惊人的力量向前猛撞,凿穿了 4 厘米厚的铁皮以后,还能用一种很难做到的后退动作,使自己脱身逃走。

结果这事又一次使舆论大哗,所有从前原因不明的航海遇难事件,现在都算在这个怪物的帐上了。不幸的是沉船的数目相当大,按照统计年鉴的记载,包括帆船和汽船在内,每年的损失约有 3000 艘左右,至于因下落不明而断定失踪的,每年的数目也不下 200 艘!

由于这怪物的存在,五大洲间的海上交通越来越危险了,大家都坚决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清除海上这条可怕的鲸鱼怪。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瘠地区做完了科学考察回来。作为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我自然也熟悉当时议论纷纷的这个问题。对于这

个怪物,我始终摇摆于极端不同的见解之间。这是一件真实的事,那是无可置疑的,但我不同意把怪物归结为是不可捉摸的暗礁,理由是,除非这暗礁在腹部有一架机器,不然的话,它怎能这样快地一会到这里一会又到那里呢?同样地,我也不同意说它是一只浮动的船壳或是一只巨大的破船,这假设也不能成立,理由仍然是因为它转移得那么快。但面对它的再度出现和解不开的谜底,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从鱼类这一方面打主意,从而造出种种最荒诞不经的传说来。

当我到纽约的时候,身份是作为自然科学中这一个相当奥秘的部门的专家,不久我就被《纽约先锋论坛报》逼得明确表态。我从政治上和学术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我将我的一篇材料很丰富的论文发表在4月30日的《论坛报》上。

“我一个一个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假设和所有不可能成立的猜想,不得不承认实在有一种力量惊人的海洋动物的存在。

“如果我们不认识所有的生物,而大自然又继续对我们保守某些鱼类学上的秘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探测器不可及的水层里还有鱼类鲸类的新品种。

“普通常见的独角鲸,或海麒麟,身长常常达到60英尺。现在如果把这长度增加5倍,甚至10倍,同时让这条鲸鱼类动物有和它身材成比例的力量,再加强它的攻击武器,这样就是现在海上的那个怪物了。

“因此,在还没有得到更多的材料之前,我认为这是一只海麒麟,这只海麒麟身躯非常巨大,身上的武装不是剑戟,而是真正的冲角,像铁甲船或战舰上所装有的那样,它

同时又具备有战舰的重量和动力。”

我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有一部分人拥护它。而且文中提出的结论可以让人随便去设想，没有什么限制。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奇怪诞的幻想充满兴趣。

可是，尽管有一些人把这事看成是一个待解决的纯粹科学问题，但另一些比较注意实利的人，特别在美国和英国，这类人很多，他们主张把海洋上这个可怕的怪物清除掉，使海上交通的安全获得保障。特别是工商界的报刊，都从这个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

公众的意见一提出来，美利坚合众国首先发表了声明，要在纽约作准备，组织清除独角鲸的远征队。一艘装有冲角的高速度的二级战舰林肯号定于最近的期间驶出海面。各造船厂都给法拉古司令官以种种便利，帮助他早一天把这艘二级战舰装备起来。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等人们决定要追赶这怪物的时候，怪物再也不出现了。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再也没有得到怪物的消息，也没有海船碰见它。

因此，这艘用作远征而且装有强大打鱼机的二级战舰，现在不知道向哪里开才好，大家越来越不耐烦了。这时，旧金山轮船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的一只汽船唐比葛号，3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又看见了这个东西。

这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大家要求法拉古司令官立即出发。日用品全装上船去了，舱底也载满了灯，船上各部门的人员都到齐了。现在只等升火，加热，解缆了，大家不容许这船再有半天的延期，法拉古司令官本人更巴不得马上就出发！

在林肯号离开布鲁克林码头的前3小时，我收到海军

部长的一封信，邀请我作为法国的代表，参加林肯号的远征。

在收到何伯逊部长的信之前3秒钟，我还像不愿意去北冰洋旅行一样不愿意去追逐海麒麟。读了这位海军部长的来信，我才理解到我的真正志愿，我生平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捕捉这只捣乱的怪物，把它从世界上清除出去。

因此，我忘记了刚刚长途跋涉归来的疲倦，也不考虑身边其它的工作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康塞尔！”我急切地叫着。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他一向陪我出去旅行。这诚实的青年是佛兰蒙人，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是个生性冷淡、循规蹈矩的人，对于生活中的突然事件并不惊奇，他的两手很灵巧，什么事都做得来，但从不多言语。

因为跟学术界人士经常接触，康塞尔渐渐学了些东西。他对于生物的分类学十分熟悉，简直就是一个专家。

“先生，是你叫我吗？”他进来的时候说。

“是我。请赶快准备，我们两小时以后就要出发。”

“随先生的便，”康塞尔安静地回答，“你的标本怎么办呢？”

“以后再整理好了。”

“先生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大马，大蛇，以及其他骨胳，又怎么办呢？”

“暂时寄放在旅馆里？”

“先生的那只活野猪呢？”

“我们不在的时候，托人喂它。另外还要托人将我们的那群动物运回法国去。”

“我们不回巴黎去吗？”康塞尔问。

“当然……要回去……”我含糊的回答。“不过要绕一个弯。”

康塞尔不再多问，一刻钟以后他把所有的事安排妥当。我们抵达码头时，林肯号的两座烟囱正喷出浓密的黑烟。

立刻有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这艘大船的甲板上。一个水手领我到船尾楼上，一位气色很好的军官向我伸手说：

“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吗？”

“对，”我答，“你是法拉古司令吗？”

“是。欢迎欢迎，教授。你的舱房早等着你了。”

林肯号是为着它的新目标而特选和装备好的，战舰内部的装备完全合乎这次航海任务的要求。这艘速度很快的二级战舰，装有高压蒸汽机，可以使气压增加到7个大气压力。在这个压力下，林肯号的速度平均可以达到每小时18.3海里，这是很快的速度，但跟这只巨大鲸鱼类动物搏斗还是不够的。

“开船！”不一会，法拉古舰长发出了命令。

于是，林肯号在上百只满载观众前来送别的渡轮和汽艇的行列中，庄严地启程。

布洛克林码头和东河沿岸的整个纽约地区都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礼炮声、欢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法拉古舰长是一位优秀海员，他是船的灵魂。关于那条鲸鱼类动物的问题，他心中并不存在什么疑问，他发誓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拼个你死我活。

船上的海员们都赞同他们长官的意见。他们总是在谈论着，争辩着和估计着碰见怪物的各种机会，并且密切观察着辽阔的海面。

至于船上的全体人员，大家都希望碰着海麒麟，用鱼叉

刺死它，把它拖上船来，宰割它。他们全都十分小心地注视着大海。何况，法拉古舰长说过，不论练习生或水手，水兵或军官，谁先报告海麒麟的消息，都可以得 2000 美元的奖金。

我也不甘落后，我并不把自己每天应做的观察让别人代劳。这只船真可以称为“多眼号”。全体人员中间，唯有康塞尔显得冷静。

我不能不佩服法拉古舰长的周到细心，林肯号上捕打巨大鲸鱼类用的各种装备应有尽有，从手投的鱼叉，一直到鸟枪的开花弹和用炮发射的铁箭。在前甲板上还装有一架十分完善的后膛炮，炮身很厚，炮口很窄，这种炮的模型曾在 1867 年的万国展览会中展览过。这架宝贵的大炮是美国造的，可以发出重 4 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是 16 公里。

因此，林肯号的歼灭性武器，可以说样样俱全，最妙的是船上还有鱼叉手之王尼德·兰。

尼德·兰是加拿大人，身手非常矫捷，本领高强，在这种危险的叉鱼职业中，他还没有碰见过敌手。

大约 40 岁的尼德·兰身材魁伟，体格健壮，神气庄严，性情暴躁。他的风度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他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使他面部的表情更显得生动。

我认为法拉古舰长把这人请到船上真是太棒了。从手和眼两点来看，单单他一人，就相当于全体的船员。

尼德·兰不多跟人接触，但对我却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显然是我的法国国籍吸引了他。在他，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说说加拿大某些省份现在不通行的拉伯雷的法国话，对我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听听这种法国话。

眼下，尼德·兰并不相信有什么海麒麟、独角鲸。船上

只有他与大家的看法不同，他甚至于避免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事总有一天会使他谈到的。

我们出发后的第三个星期，在黄昏的时候到了离巴塔戈尼亚海岸 30 海里，跟白岬同一纬度的地方。那时我们已经过了南回归线，麦哲伦海峡就在不到 700 海里的南方。不用 8 天，林肯号便要在太平洋的波涛上航行了。

尼德·兰跟我一同坐在尾楼甲板上，一边看着这神秘的大海——它的深处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无法到达，一边谈谈这个，说说那个。这时候，很自然地，我把话头转到巨大的海麒麟上面了，我又谈到我们这次远征成功或失败的各种可能。

“尼德·兰，你是一位职业的捕鲸专家，你很熟悉海中的巨大哺乳类动物，照理你应当容易承认这个巨大的鲸鱼类动物的存在，可是你竟要做最后一个怀疑这事的人！”

“教授，这是因为你搞错了，”尼德·兰说，“一般的人相信有横过天空的非常特殊的彗星，有住在地球内部的太古时代的怪物，那还可能，但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决不承认有这类荒唐古怪的东西存在。打鲸鱼的人也一样。鲸科动物，我追逐过许多，我用鱼叉叉过很多，我杀死过好几条，可是，不论那些鲸鱼力量怎样大，怎样凶，它们的尾巴也好，它们的长牙也好，决不能弄坏一艘汽船的钢板。”

“尼德·兰，可是，独角鲸的牙齿把船底钻通了的传说并不少。”

“木头船，那是可能的。”加拿大人回答，“不过，就是这样的事我也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我不能承认长须鲸、大头鲸、独角鲸可以穿透钢板。”

接下来，不管我怎么解释，就是不能让这位固执的朋友

相信。

几个月过去了,林肯号在平静的海面顺利航行。这正是南半球天气恶劣的季节,这一带的7月和我们欧洲的1月差不多。

尼德·兰总是抱着不肯轻信的态度,除了轮到他在甲板上看守以外,他甚至故意不看洋面——至少在没有发现鲸鱼的时候是这样。他的神奇的眼力大有用处,可是在12小时中有8小时,这位固执的加拿大人只是在舱房中看书或睡觉。我多少次责备他的冷淡和不关心。

“算了吧!”他答道,“阿龙纳斯先生,什么都没有。就算海中真有什么怪物,我们可能有机会看见它吗?我们不是漫无计划的瞎撞吗?据说在太平洋的北部海中,又有人看见了这个无法找到的怪物,这我并不否认。但是,自从那次碰见后,两个月已经过去了,要是根据你的这条独角鲸的怪脾气来看,它决不愿意长久停在这一带海上!它移动极快,不可捉摸。并且,教授,你比我更了解,自然造物,决不自相矛盾,它决不使天性迟缓的动物,有快速走动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对它并无必要。所以,这种动物如果存在的话,它早就跑远了!”

听了他这话,我没法回答。很明显,我们确实是盲目地行动着。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机会很有限,不过,对于事情的成功,还没有人加以怀疑,船上没有一名水手敢打赌,说没有独角鲸,说它不会出现。

7月20日,南回归线正交在经度105度。同月27日,我们穿过了在西经110度上的赤道线。此后,船便一直向西行驶,驶进太平洋的中部海中。法拉古舰长想得对,驶到深水的地方,离开这个怪物好像不愿意接近的大陆和海岛,